“观鸟+”业态里，城市与候鸟共荣共长

■中国城市报记者 孙雪霏

眼下正值候鸟集中迁徙的季节。全球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经过我国，自东向西依次为西太平洋迁飞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中亚迁飞通道、西亚—东非迁飞通道，每年过境候鸟达数千万只。候鸟沿固定路线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生态观鸟旅游以及其他“观鸟+”业态应运而生。《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将“生态观鸟”列入林草文旅融合新业态。一群候鸟如何牵动一座城？生态流量怎样变成共富增量？这条路又靠什么走得长远？

候鸟来了 黄河口人气旺

清晨5点半，天还没亮，山东省东营市滨海大道旁，一排“长枪短炮”已经架起。黄河三角洲湿地上空，花脸鸭等雁鸭类成群飞起，万千翅膀齐振，翻卷成浪。本地摄影爱好者李延庆几乎每天守在这里追拍鸟浪，他拍摄的视频在网络上收获约6000万播放量。“9月底，我有幸拍到今年第一波鸟浪。最满意的作品里，鸟群就像一头巨大的鲸鱼，缓缓划过天空。”李延庆说，“大家喜欢鸟浪，本质是向往优良生态，感受大自然蓬勃的生命力。”

鸟浪吸引力跨越山海，黄河口观鸟季正引来远方客人。东营市观鸟协会会长郭建三说：“很多地方都能见到鸟浪，但像东营这样十几万只鸟儿集群的场面，在全球都不多见。人们越来越偏爱季节限定的自然景观，这是城市多年来进行鸟类保护结下的果实。”如今东营观鸟人群中外地游客占比超六成，客源已扩展至长三角、珠三角。

人气旺了，周边营生也跟着热起来。95后殷晓雪在观鸟驿站售卖自己参与设计的鸟类主题文创产品。“我和一群热爱自然的朋友，结合湿地鸟类设计了20余款文创产品，原创手绘的东方白鹳、白鹤冰箱贴最受‘鸟友’欢迎，不少游客一次挑走好几件，带回家后还惦记着这片湿地。”

候鸟为何年年如约而来？东营黄河口又凭什么成为“鸟类国际机场”？

据介绍，这里横跨东亚—澳大利西亚、西太平洋两条候鸟迁飞通道，每年10月下旬至次年4月是最佳观鸟期。鸟群“用脚投票”，背后是东营30余年的生态修复。当地退耕还湿、退养还滩7.25万亩，连通水系、疏通潮沟，年均生态补水超1.7亿立方米，又治理互花米草、恢复盐地碱蓬，让昔日盐碱荒滩变成水草丰茂、食物充足的候鸟家园。

生态持续向好，鸟儿用繁衍作答。据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据，鸟类由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如今的407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6种。

鸟来了，人来了。那么，一群候鸟又能撑起多大产业？热闹之外，还需看向更长的链条。

链条延伸 产业促共富

观鸟早已不只是望远镜里的爱好。相关数据显示，早在2023年末，全国观鸟爱好者数量就已达到约34万人，较2018年的约14万人翻了一倍多。在观鸟爱好者数量逐渐增多的背景下，一群候鸟、一拨人，正串起一条产业链：上游是观测装备制造，中游是鸟导服务、研学课程与自然教育，下游延伸至民宿、餐饮、农产品和文创。

价值逻辑有何不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李军认为，观鸟游客群更垂直，黏性、复游率、停留时长和传播意愿都较高。相关消费链条拉长，候鸟“自然不再只是被观看的风景，而是可以体验、学习、共情的生态资产”。他分析，产业链中游的研学和自然教育属知识密集型，难以复制，堪称核心竞争力；下游的民宿、餐饮若只做标准化供给，附加值偏低，需叠加文创IP和主题体验。

作为产业链上游，摄影器材（三脚架、云台）冷暖最先感知市场温度。“‘观鸟+’业态的价值根基就是生态溢价。没有健康稳定的鸟类栖息地，这份溢价就无从谈起。”深圳市马小路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亲子家庭和研学机构采购比例明显上升，观鸟消费正从“专业圈”外溢至大众。

纵观各地，相关小切口亦能够写出大文章。在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全县建成31个精品观鸟点，培育专业鸟导30余名，带动1200余人参与观鸟产业，涉观鸟村民人均增收6万元；2025年观鸟产业拉动消费1亿元。“我们沾了小鸟的光。”明溪鸟导谢芳林说。明溪县林业局党组成员邱乐平也表示，8家观鸟合作社整合资源、利益共享，吸引了外出务工村民返乡创业。

兼顾发展与治理 守好生态“本金”

热度之下，问题也在生长。为把鸟儿“留”在镜头前，一些城市的观鸟点定时投食引诱。而这类靠投喂吸引鸟群、招揽游客的鸟塘越建越多，无序投喂的隐患也悄然埋下。

鸟塘该怎么管？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飞团队开展全国性调查，走访98位经营者后摸清了底数：全国251个鸟塘分布于24个省区，记录鸟类524种，其中148种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调查同时发现，不少鸟塘存在管理缺失、风险评估不足、投喂标准不一等问题。

人工投喂，究竟是“爱鸟”还是“害鸟”？云南大学退休教授、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银龄教师吴兆录通过长期追踪昆明红嘴鸥发现，长期投喂会让鸟儿因过度肥胖而飞不动；对人工喂食的依赖还会使其野性丧失，一些个体甚至放弃北迁，变成不再繁殖的“留鸟”。“投喂更多满足的不是鸟，而是人。”吴兆录说。针对这类问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切实加强鸟类保护的通知》明确，禁止在候鸟迁徙停歇地以及越冬地随意进行投食和补饲，避免人为因素致使鸟类滞留或延期迁徙。此外，云南地方立法也将“随意投喂”纳入禁止范围。

红线之外，更要有可操作的标准和高质量的人才。行业标准《中国森林认证 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LY/T 3246—2020）已对观鸟设施、讲解员考核作出规范；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近年注重培养自然导师，推动观鸟服务走向“讲门道”。

长效发展还要答好“谁护鸟、谁受益”的问题。在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芒宽彝族傣族乡百花岭村，一套利益联结机制已运转：鸟塘收益一部分归集体，其余由经营户与村民按约定分红，8个小组均衡受益；2025年门票销售额77万元，分红惠及全村。62岁的傈僳族村民彭大周，如今是百花岭管护站护林员、持证鸟导，模仿一声鸟鸣就能引得血雀落枝，端上了“生态饭碗”。

“需要注意的是，候鸟及迁徙地保护仅靠一地规范，仍难真正奏效。”吴飞团队建议，建立国家层面的管理规范与监测体系，把科学投喂、标准建设、运营登记、长期监测等工作纳入跨区域协同体系。只有守护住“好生态”这份“本金”，“观鸟+”业态才能持续发展“生息”。

城市热评

机关大院“大门敞开” 城市善治暖意升腾

■郑新钰

在不少人印象里，机关大院是气氛严肃的专门办公的地方。而最近，一些地方悄悄打破了这个边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新发乡把近一千平方米的院落腾出来办集市，三四十个摊位免收费用，村民赶集感觉冷了还能进楼歇脚、渴了有热水喝；北京市通州区多个机关食堂向一墙之隔的小学敞开，孩子们吃上了热乎早餐……原本“闲人免进”的办公场所，如今成了群众愿意进、进得来、坐得下的公共空间。

机关大院主动把“大门敞开”，打开的是公共资源的“共享之门”。机关大院里的空地、车位、食堂，平日服务公务，非办公时段却常常闲置，资源使用存在明显的“潮汐现象”。一边是群众缺地方赶集、停车难、孩子吃早餐不方便；另一边是现成的空间以及配套设施静静闲置。与其再去新征土地、新建点位，不如把手里存量资源盘活。

更深一层看，机关大院“大门敞开”，打开的是治理理念的“革新之门”。过去碰到占道经营、非机动车乱停放等问题，不少地方习惯一禁了之，秩序看起来管住了，群众的难处却没有解决。如今这些地区选择换一种方式：主动拿出空间承接群众需求，用干部多费心，换群众少跑腿、少为难。

这种从堵到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比空间开放本身更值得点赞——拆掉的是物理隔断，拉近的是心理距离；打开的是机关院落，树起的是“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形象。

但需重视的是，开放不等于无序，把好事办好，关键在于把边界清晰起来：明确可开放的区域、时段和方式，用清晰标识划出摊位区、休息区、停车区，让赶集动线与办公区域有序分开，明确保洁、水电、秩序的责任人，做到“摊走地净”。同时也要看到，各地条件不一，不能一窝蜂地“抄作业”。比起形式上的复制，真正该推广的是背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逻辑。

更需要清醒的是，大院开放是民生“加分项”，却绝不是政务“替代项”。老百姓评判政府服务好不好，还要看办事窗口效率高不高、诉求响应快不快、惠民政策落得实不实，有没有把本职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如果一边把大院开放得热热闹闹，一边群众办事仍是“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这样的开放难免沦为花架子。